



吳家權

香港青年企業家
協會 (EO) 董事
協利集團行政總裁

為何我們弄不清楚問題所在 (上)

從金融海嘯、政治動蕩，到香港市民對政府日益不滿，今天似乎沒有人了解究竟出現什麼本地和全球性的問題。其實，早在千禧年來臨前，源於二次大戰後穩定狀況的經濟增長已受到質疑。儘管物質豐盛，世界又看似和平，但今天人類內心面對的衝突與困境，可能更甚於世界正值戰爭的時期，人們對政府、組織、大型企業以至技術專才缺乏信任，學者甚至把貨幣戰爭、惡性通脹比喻為末世。我認為人類正處於一個「裂變」的時代。



過去十年，互聯網徹底改變了通訊媒體與知識的應用，及人類行為，金融體制挑戰道德與資本主義的合法性，自由主義又帶來性權與平等的追求。「911」後，西方國家進一步離開基督教傳統，而無神論、多元化主義甚至異端興起，在美國，「開心假期」已取代了「聖誕快樂」。而香港，我們只會質疑領導者是否明白如果獨立嘗試解決，如樓價及人口增長問題，而不討論更宏觀的現實，如一國兩制、聯繫匯率，他們可能令問題更加嚴重。

在微觀層面，商業與創作的創新愈來愈多方位，並影響生活不同的層面。Steve Jobs 曾形容蘋果不是科技或設計，而是社會科學，當他宣稱「創意接連事物」，及「只有回頭看才能把點連起來」，意思就是蘋果只是串連起早已存在的點，甚至沒有他總會有人做這種事。Facebook、Twitter 等工具令每個網頁、應用程式以至個人都可以成名，可以自我宣傳，從商業角度看，人人都可以身兼買方和賣方。在財經世界，投行聘用的不是讀財經，而是哲學或火箭科學，因為他們認為傳統財經理論無用，需要重塑。藝術家打破高尚及通俗藝術的界線；分子料理大廚透過化學實驗製造意料之外的感官餐飲經驗；中性形象塑造潮流文化。從政治到經濟，科技到時裝，愈來愈多實驗與合成，產生跨文化與跨學科的多樣

性，一夜間，可以盡變不同。

上一代難以明白八、九十後（及全球的 Y 及 Z 世代）的想法，他們的特點是個人主義及自我中心，富自信及擁有多元技能，挑戰權力但又關心社會和環境，拒絕習俗，擁抱文化，重視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義。他們拒絕相信絕對的真理，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的道德與目標。

香港的政府和商界領袖，或者對「現代主義」、「後現代主義」等名詞不太熟悉。前者的背景為 17 及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，提倡科學知識替代傳統與信念；後者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及如廣島原子彈慘劇後對科學的質疑。

後現代主義製造深遠的政治和社會影響，包括如女權運動、種族平等、同志權利甚至是無政府主義、反全球化等的眾多思潮的綜合體。後現代思潮對整體、理性及前進抗拒，重用主觀推翻客觀，相對主義推翻絕對，含糊推翻精確。這正是上一代不理解新世代的主因，也是香港領袖不能明白社會情況的主因，因為他們只會「向內」透過自己熟悉的商業及各種專業知識經驗中找尋答案，不會「向外」向藝術、歷史、哲學、社會學等層面思索。年輕人更具創意、更多角度的思考方式，容易感覺到上一輩的思維較為狹窄。（待續）■